

## 塑造“内心”：关于人物思考传达的文体学分析

中里見，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助教授：中国文学

<http://hdl.handle.net/2324/5556>

---

出版情報：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pp.225-234，2006-08-15。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小说研究中心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2006年

8月13~18日

哈爾濱

第三屆  
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

哈爾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

# 塑造“内心”——关于人物思考传达的文体学分析

(日本)九州大学 中里见 敬

人，除了外表以外，还有内心这种认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中国传统文学又是如何表达人物的内心思考的呢？西方现代小说创造了自由间接引语，从而将人物内心活动融合到叙事文本中；而中国小说是采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呢？<sup>1</sup>

本文将在“语言论转向”之后的问题情境中探讨如下问题：中国的语言如何塑造了“内心”，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中“内心”如何被建构。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先有“内心”的存在，而后有语言将其反映出来，而是认为有了特定的语言方式才塑造出“内心”。

五四时期第一人称小说的诞生促使小说脱离历史叙事，从而产生出善于描写内心世界的现代小说<sup>2</sup>。但本文主要分析第三人称小说，因为五四之前第三人称的小说更为普遍。通过分析第三人称小说如何表达人物的“内心”，我们可以根据中国传统的写作规范来了解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对人物“内心”的观念。

## 1. 古代白话小说把外表与内心对比描写

### 1. 1. 《三言》

古代小说中，叙述者总是把人物“内心”与他的外表通过对比进行表达。比如《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就是很好的例证。主考官蒯公“爱少贱老”，想要一个略微年轻些的考生，不过由于种种偶然，他连续三次都招了一个叫做鲜于同的老门生。这种反复的对比产生出滑稽的效果。

其年又进会试经房，蒯公不知鲜于同改经之事。心中想道：“我两遍错了主意，取了那鲜于先辈做了首卷。今番会试，他年纪一发长了。若《礼记》房里又中了他，这才是终身是

---

<sup>1</sup> 从语言学观点分析英文小说的研究，参阅Geoffrey N. Leech and Michael H. Short,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1)。此书还有《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版：Geoffrey N. Leech and Michael H. Short著；申丹导读《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sup>2</sup> 古代小说，如唐代传奇《周秦行纪》、明代小说《痴婆子传》，也有第一人称叙事，但应当视为从当时叙事形式的脱轨，没有造成一大趋势。

玷。我如今不要看《礼记》，改看了《诗经》卷子。那鲜于先辈中与不中，都不干我事。”……拆号看时，却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复姓鲜于，名同，习《诗经》，刚刚又是那六十一岁的怪物、笑具！气得蒯遇时目瞪口呆，如槁木死灰模样！<sup>3</sup>

全知叙述者对于蒯公的内心世界无所不知，因而在“心中想道”以下，能够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蒯公的想法。蒯公的内心思考与与其相反的结果构成明显的对比，读者产生滑稽之感。

## 1. 2. 《红楼梦》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有描写人物内心的相当长的片断。

即如此刻，宝玉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怨；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噎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方可见你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如此之话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也难备述。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sup>4</sup>

接着引导句“宝玉心内想的是”、“那林黛玉心里想着”、“那宝玉心中又想着”、“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交替引用宝玉和黛玉的内心。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到这一整段叙述描写完全被叙述者所控制，因为叙述者引用人物的内心世界后，立即对其引用加以解释、干预（加着重号的部分）。日本学者井波陵一曾对此段指出：“这一段与其说是心理描写不如说是会话的一种变形”<sup>5</sup>。人物的内心思考与会话并非属于不同的层次，对叙述者来说，二者都是一目了

<sup>3</sup> 《警世通言》（《冯梦龙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664页。引用原文时，引导句用□表示，对转述语划字下线。带着“道”字的直接引语部分加引号“ ”。

<sup>4</sup> 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10页。

<sup>5</sup> 井波陵一《白话小说史に於ける〈红楼梦〉の位置》（《东方学报》京都第55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注55，第351页。他对于我引用的部分说：“描写的重点位于，与其说是精心追求人物内心（心理描写），不如说是在被日日发生的事情迫使的人际关系中，

然的，可以明确地传达给读者的。

总之，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叙述者将人物的外表和内心同等对待、表述，他的全知视角把人物内心洞彻得淋漓尽致。

## 2. 吴语小说用官话引用内心

清末以上海为出版中心而盛行的吴语小说，在文体上有所不同。《何典》在叙事和人物说话中都夹杂着吴语，但《海上花列传》却用官话叙事，吴语对话，到了《九尾龟》，妓女用吴语说话，嫖客说话反而用官话。

本节将分析《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九尾狐》三篇狭邪小说。有趣的是，在这三篇小说中，人物内心的思考不是用吴语，而是用官话来表达。假如内心思考比说出来的话更为本质的话，我们可以推测某个说吴语的人内心思考时也应该用吴语，可我们这种推测却不符合吴语小说的叙事文体的实际。这一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 2. 1. 《海上花列传》

在下一个句子里，接着引导句“暗想”，赵朴斋的内心世界是用稍带文言调的官话被引用的。

朴斋暗想此刻，径去覆命，必要说我不会干事，不若且去王阿二家，重联旧好，岂不妙哉。（第三十七回）<sup>6</sup>

下一个例子是匡二的心理描写，有相当的分量。在这里，引导句“料道”、“心中却道”、“又想到”、“再想到”引导出匡二的心理话之后，紧接着的内心引用“四老爷背地做得好事，我偏要去戳破他，看他如何见我”却缺乏引导句，成为自由直接引语的方式，而最后的“主意已定”标志着引用的结束。

栈使送上两张京片。匡二看时，系陈小云请两位主人，于明日至同安里金巧珍家吃酒的，尚不要紧，且自收藏起来。料道大少爷通宵大赌，四老爷燕尔新欢，都不回来的了，竟然

---

如何发挥人物性格（对话与行动）。”

<sup>6</sup> 《海上花列传》（《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无出版年记载）第 523 页。吴语部分加着重号。

关门安睡。心中却想潘三好事将成，偏生遇这冤家冲散，害得我竟夕凄惶。又想到大少爷搯了许多洋钱，在杨媛媛身上，反不若潘三的多情。再想到四老爷打着这野鸡，倒搯了个便宜货，此时不知如何得趣。颠来倒去，那里还睡得着，由想生恨，由恨生妒，四老爷背地做得好事，我偏要去戳破他，看他如何见我！主意已定。（第二十七回）<sup>7</sup>

再看一个人物吴语说话中出现以官话表达内心思考的例子。

管家等鹤汀下了轿，打千禀道：“倪大人接着电报转去哉，就不过高老爷来里。请李大少爷大观楼宽坐。”鹤汀想道：“齐韵叟虽已归家，且与高亚白商量，亦未为不可。”遂跟管家，款步进园，一直到了大观楼上，谒见高亚白。鹤汀道：“耐一干子阿寂寞嘅？”亚白道：“我寂寞点，勿要紧，倒可惜个菊花山，龙池先生一番心思味，故歇一径闲煞来浪。”（第六十回）<sup>8</sup>

管家说的话，前半是口语化的吴语（相当于普通话的“我们大人接了电报，就回家去了，只有高老爷在。”），后半则是稍微文言化的客套话。之后，李鹤汀的内心思考由官话文体引用，鹤汀与高亚白的对话又回到了吴语。

## 2. 2. 《九尾龟》

下一段引自《九尾龟》，是妓女沈二宝被老鸨金姐逼迫还债的场面。

沈二宝听得金姐的口风甚紧，心上更觉着急。暗想如今世上的人，真真是世态炎凉，不堪回首。前两年自己生意很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钱也不给他，都不要紧。就是这个金姐，平日之间，也不知受了自己的许多礼物，占了自己的无数便宜。如今却这样的反面无情，逼迫得这般利害。想着不觉叹一口气，便又对着金姐，恳恳切切的说道：“妮姆格待倪一径勿错，倪只要有法子想，洛里肯实梗样式。故歇实在一个铜钿才旣拨来里，只好请妮姆停脱格一两天，等倪到外势去想法子……”（第一百六十三回）<sup>9</sup>

“暗想”以下所述是沈二宝官话文体的内心思考，“恳恳切切的说道”以下所引用的却是吴语。

<sup>7</sup> 《海上花列传》第 376-377 页。

<sup>8</sup> 《海上花列传》第 844 页。

<sup>9</sup> 《九尾龟》（《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无出版年记载）第 742 页。参看石汝杰《吴语读本：明清吴语和现代苏州方言》（东京：好文出版，1996）。

叙述者间接地传达人物说的话时，出现和西语间接引语类似的引语句式。下一句中划线部分是叙述者不直接引用人物说话，而是把人物说话的内容扼要转述出来的例子。这种间接引语也用官话表达这一事实值得我们的注意。

沈二宝便把潘侯爷的性情，专爱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和自己昨日心中的意思，要想在潘侯爷身上，弄他一笔大钱，宛宛转转的，和金姐说了一遍。<sup>10</sup>

叙述者扼要地介绍人物说话的内容时，与叙述者引用人物内心世界时一样，均不用吴语而用官话。对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解释如下：用直接引语引用人物话语时，转述语从叙述者叙事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不通过叙述者的文体调整，能够直接反映人物说话的语音和语气，因而吴语在对话中的使用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而人物内心的话语，尽管带着“想道”等引用标志，还是脱离不了叙述者，因而也就难免受到叙事文体（即官话文体）的调整。换言之，吴语小说中的人物内心之所以用官话表达，是因为它的引语方式不是直接引语，而是间接引语。

### 2. 3. 《九尾狐》

在此我们再以《九尾狐》为例确认一下上一节探讨的内容。《九尾狐》和《九尾龟》一样，基本上妓女说吴语，嫖客说官话。

下一例是妓女胡宝玉的内心引用。虽然胡宝玉和钱慕颜一直用吴语对话，但是在引导句“暗想”后，她的内心思考是用官话被引用的。

慕颜道：“唔节浪开锁要多少啦？”宝玉道：“统统才勒嗨，终要二三千筭。”慕颜道：“二三千还勿多，勿要紧，勿要紧！唔肯住过初十，我送唔三千银子，唔有啥勿放心啦。”宝玉一听，正中下怀，暗想：慕颜这个人与我初次会面，就肯送我三千银子，虽是为着女色面上，也可算得慷慨之人。我今番果然来得着也，住过初十，便可优游回转申江，从容度节了。故向着慕颜满口应承，称谢不置。<sup>11</sup>

下段引用也是胡宝玉的内心思考，在这里没有标志性的引导动词，而唐突出现表示人物情态的状语“大约”、“幸得”，由此引出胡宝玉的内心。“宝玉正在心中转念”这一句可以看作结束引用的标志。

<sup>10</sup> 《九尾龟》第 742 页。

<sup>11</sup> 评花主人著，古生校点《九尾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 328 页。

于是宝玉归房，即唤管帐的上来问话。那管帐的就拿了一本皮肉帐、几包洋钿、钞票以及各店家派来的帐，上楼一一交明清楚。宝玉先将洋钿、钞票点了一点数，计共只有九百多元；再把帐簿翻阅一遍，看到总结，除几处收过外，尚少千元有零，大约他们知我出门，故未送至，否则断不会这样的。又看那所欠各店之帐，如银楼、珠宝、绸缎、洋货、菜馆等项，约须二千多元，其余零星各款，也需数百元光景，一并计算，非有三千不可。幸得我赴宁一次，早作整备，不然，势必要变卖东西，填补这个亏空了。宝玉正在心中转念，管帐的又禀道：“大先生去仔半个月，格格贼倒前日捉牢格哉，……”<sup>12</sup>

间接引语与内心思考的引用方式相似，不是用吴语，而是用和叙事文体相同的官话。在下例中“叮嘱”、“应承”、“又说”、“又问”作为引导词间接地引导胡宝玉的发话。

等三妾去后，方在身旁摸出一支皮洋夹来，打开拣了一拣，拿一张三千元的汇票送与宝玉，叮嘱他日后再来。宝玉极口称谢，应承来春准至此间。又说：钱老有暇，何不也到上海一游，看看洋场风景，尽不妨耽搁在我家，盘桓一两个月，以尽我孝敬之心。慕颜答应，又问航海可有风波。宝玉道：“一点也唔不，倪坐勒大轮船浪，平平稳稳，实头勿觉着啥，俵放胆大点末哉。”<sup>13</sup>

上面对话用的是略显生硬的文白夹杂体。白话文中一般标志直接引语的是“道”，在这里却被“叮嘱”、“应承”、“又说”、“又问”替代，没有转换为人物用吴语对话的文体，而采用间接引语方式把两个人的对话用官话引用出来。而“宝玉道”以后的部分又回归到妓女说吴语这种《九尾狐》原有的直接引语形式。

总之，直接引语运用方言，把人物的话语从叙述者的叙述中解放了出来；而吴语小说中的内心引用则和间接引语一样，在叙述层次上依然没有超出叙述者的文体控制。

### 3. 寻求透明的内心传达

#### 3.1. 吴趼人《恨海》——白话小说的场合

吴趼人《恨海》的叙事模式基本与传统白话小说一致。尽管如此，在《恨海》中引用女

<sup>12</sup> 《九尾狐》第 336-337 页。

<sup>13</sup> 《九尾狐》第 334-335 页。



主人公张棣华心理活动时常出现相当篇幅的内心引用片断。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人物的思考摆脱了叙述者的支配，直接递给读者。

棣华此时，一灯相对，又复万念交萦。想起(a)伯和此时，到底不知在那里？身子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够即刻有个人代他通一个信。又悔恨错出了京，倘使同在京里，到了事急时，还可以相依，或不至散失。又想起父亲在上海，那里知道我母女困在此处。那一寸芳心，便似辘轳般转。又念倘得伯和平安无事，到了上海，他自然会寻着父亲。那时父亲知道我们相失，又不知怎样着急呢。咳！但愿他平安到了上海，说是父亲着急几天也罢了，好在我们也总有到上海的日子，我们到了，父亲自然不着急了。或者我们到了天津，先发个电报到上海，父亲自然放心了。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只消到了天津，打电报去问父亲，便知道了。想到此处，巴不得当夜就到了天津。(b)无奈母亲病了，明天料来不能上路，不知几时才好？若得早到一天，岂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么？忽又想起伯和纵使到上海，则我们此时赶到天津去，他也不过在轮船上，未必就到，纵发电去问，亦是枉然。想到这里，不觉自己啐了自己一口，心中又忽然一阵糊涂起来，什么都不想，只看着那似豆的残灯，在那里出神。<sup>14</sup>

这一段，除了“想起”这一引用标志以外，还反复使用“又悔恨”、“又想起”、“又念”、“忽然想起”、“忽又想起”等引导句以确认这是叙述者在引用棣华的内心；尽管如此，棣华内心的声音依然能越过叙述者的叙事而直接传达到读者。其原因之一是叙述者对人物内心的干预已不像《红楼梦》那么突出。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语的语言形式，即由于汉语从句意识薄弱，虽然有引导动词，但转述语从第二个分句开始和自由直接引语一样，人物话语不通过叙述者的媒介<sup>15</sup>。如(a)句中，引导动词“想起”只能控制到“伯和此时，到底不知在那里？”，而第二个分句以下的部分“身子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够即刻有个人代他通一个信”，让人感觉到是棣华内心的直接引用。有趣的是美国学者韩南英译时把第一个分句译成间接引语，而将第二个分句以下译为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

She wondered where Bohe was at that moment. Was he safe? If only

<sup>14</sup> 《通俗小说名著第一集 痛史·恨海·九命奇冤》(台北：世界书局，1968)第14页。

<sup>15</sup> 参看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62-363页。她说：“在西方语言中，间接引语与无引号的直接引语之间除了人称上的差别，还有时态上的明显差别。除此之外，间接引语中转述语为从句，其开头往往有引导从句的连接词(英文中的“that”、法文中的“que”等)，而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中的转述语为主句，转述语的第一个字母一般大写。在汉语中不存在这种明显的主从句差别。”

she had someone who could take a message to him!<sup>16</sup>

这一现象在表达棣华内心世界的(b)句中更加突出，因为(b)句完全消失了引导动词，从而成为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b)句的前一半中“无奈”、“料来”多少还保留着叙述者的语气，很难判断这到底是叙述者的叙事还是人物的发话；但后半“不知几时才好？若得早到一天，岂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么？”却可算是人物内心的直接引用。韩南的英译处理得十分妥当，前半部分译成叙事，后半部分译为自由间接引语。

Unfortunately her mother was too ill to travel, and it was unlikely they could leave next day either. How long would it take her to get better? The sooner she did, the sooner they could learn about Bohe.<sup>17</sup>

总之，由于汉语从句意识的薄弱，传统白话小说中大段内心活动的引用，能够产生和自由直接/间接引语同样的效果，即人物摆脱叙述语境，似乎直接将自己的声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效果。在《恨海》中以这种引用方式描写棣华内心世界的例子屡见不鲜。范伯群曾说：“大量精彩的心理描写和梦境描写，对人物心理挖掘所达到的深度，在当时的小说家中是罕有其匹的<sup>18</sup>。”对于《恨海》的这种评价，我认为与该文本描写人物心理时运用了上述文体不无关系。

### 3. 2. 徐枕亚《玉梨魂》——文言小说的场合

徐枕亚《玉梨魂》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代表鸳鸯蝴蝶派的一部作品。《玉梨魂》中男女主人公很少有机会直接对话，但文本频繁引用他们交换的诗词和书信，因此全篇都回荡着人物的声音。由书信来进行叙事这一现象，和欧洲十八世纪书信小说的盛行同出一辙，明确标志着叙事模式的现代性转变<sup>19</sup>。不过，本文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叙述者的叙事文本如何引用人物的内心这一问题。

寡妇白梨影（梨娘）要将小姑崔筠倩嫁给何梦霞，以此了却对梦霞的苦恋。但这不仅使

---

<sup>16</sup> *The Sea of Regret: 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 trans. Patrick Han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 134.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第268-269页。

<sup>19</sup> 我曾对《玉梨魂》的叙事与文体特点讨论过。请看中里见敬《抒情する文言：『玉梨魂』の語りと文体》（村上哲见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委员会编《中国文人の思考と表现》东京：汲古书院，2000）。

筠倩勃然不悦，而且梨娘也剪不断对梦霞的恋情。第二十三章“剪情”中有如下一段。

梦霞于无意中，偷听得一曲风琴，虽并非知音之人，正别有会心之处。念婚姻之事，在彼固无主权，在我亦由强制。彼此时方嗟实命之不犹，異日且叹遇人之不淑。僵桃代李，牵合无端，彩凤随鸦，低回有恨。揣彼歌中之意，已逆知薄情夫婿，必为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属之彼，我固不愿彼之情竟能专属之我。设彼之情而竟能属我者，则我之造孽且益深，遗恨更无尽矣。我深幸其心脑中并无梦霞两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知此事因何而发生，或竟误谓出自我意，且将以为神奸巨慝，欺彼无母之孤女，夺他人之幸福，以偿一己之色欲，则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于此事虽不能无罪，然若此则我万死不敢承认者。筠倩乎，亦知此中作合，自有人在，汝固为人作嫁，我亦代人受过乎。虽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sup>20</sup>

整段描写都是梦霞的心理活动。引导动词“念”似乎只控制到“婚姻之事”，以下全部可视为自由直接引语的转述语。其中，梦霞向不在眼前的筠倩呼吁，申辩说强制筠倩结婚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梨娘。支配筠倩命运的责任推给梨娘，并将自己视为和筠倩一样的受害者这一梦霞的自私自利以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表达出来。

梨娘诵毕此书，为之目瞪口呆，大有水尽山穷之感。筠倩失其自主之权，未免稍含怨望，犹无足怪。梦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费心机，玉成此事，不为渠，却为谁耶？乃亦不能相谅，以一封书来相责问。试思筠倩之终身，干余底事。我因无以偿彼深情，故欲强作鸳鸯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为人作嫁，而使身为怨府乎。呜呼，梦霞，汝非铁作心肝者，而忍出此。至此不觉一阵心酸，泪珠疾泻，愈思愈哭，愈哭愈苦，一幅云笺，霎时间尽为泪花浸透，字迹模糊不可复识。<sup>21</sup>

第一句“梨娘诵毕此书，为之目瞪口呆，大有水尽山穷之感”是叙述者的叙述，紧接着便是梨娘内心话语的引用。“我”、“余”、“汝”等人称代词明确标志在此说话的不是叙述者而是梨娘本人。此外，感叹词“呜呼”、“不为渠，却为谁耶”、“乃亦不能相谅，以一封书来相责问”、“早知如此，我亦何苦为人作嫁，而使身为怨府乎”、“宇宙虽宽，我直无容身地矣”等表示情态的成分也带着浓厚的人物感情色彩。在此梨娘受梦霞斥责而绝望的心情，以不带引导动词的自由直接引语来表达。因此，梨娘的内心世界也就越过叙述者的中介而直接传达给读者。

<sup>20</sup> 徐枕亚《玉梨魂》（上海：小说丛报社，1915）第127页。

<sup>21</sup> 《玉梨魂》第130页。

《玉梨魂》的叙事文本中充满着人物声音，虽然这样的文言文并不是人物说话的直接再现，但我们之所以感觉到人物栩栩如生的心声，是因为该文本以人物为发话主体而调整使用的指示词和情态的文体效果。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文类差别并不涉及到内心表现的真实性的相反，《玉梨魂》的内心传达之巧妙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白话小说。

《玉梨魂》中不仅引用女主人公梨娘的内心，还引用了很多男主人公何梦霞的内心，从而塑造了充满恋爱感情的新的男性人物形象。梦霞吐露内心世界，为迫使梨娘致死这一行动自我辩护，这正如鲁迅《伤逝》中的涓生为子君写下悔恨和悲哀的手记一样，他貌似真切的话语却暴露了男性极为自私的思想<sup>22</sup>。《玉梨魂》表面上陈旧的文言文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鸳鸯蝴蝶派的故事，却蕴涵着深刻的文体革新——透明的叙事，以及和现代小说一脉相承的主题——个人深奥的内心世界。

（附记）本文主要内容曾在中里见敬《「内面」を创出する：文体论のアプローチ》（《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6号，东京：日本中国学会，2004，第225-240页）中发表过。为了此次发表，缩短了篇幅，并稍加了调整。

---

<sup>22</sup> 请看中里见敬《〈伤逝〉的独白和自由间接引语》（吴俊编《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